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法令

宋英宗治平間知諫院司馬光乞令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疏曰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分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

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説則反脣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勑百姓聞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録事叅軍糾察聞奏刑統叅詳條部内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勑裁朝廷近年務行寛政吏

有故出入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
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
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
劾之恥務為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
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為仁
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
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
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

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効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内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寛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光又乞罷刺陜西義勇狀曰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陜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

勝鬱悒終夕不寐深惜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賛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唯近歲大臣自知思慮

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乃遂非拒諫之亂世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茍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唯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

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耶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

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捨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陜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别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絶善言之路也

翰林學士張方平請減刺配刑名劄子曰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文除肉刑而用箠令於後沿革世有增損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為法五等至隋高熲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蠲損前代鞭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準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

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舂犯流應配者三年俱役一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工樂雜用太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加杖免役還充本色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智英武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為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重輕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為加杖刺配之法逮今百年雖累聖

以慈恕御天下欽恤惻怛留神刑典而科禁條章其實頗密四朝編勅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歷八經詳定門目寖廣其刺配之條比前代絶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即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此條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勅刺配之罪四十六條天聖編勅五十四條今慶歷編勅九十九條諸條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條比之天

聖蓋已增倍其間亦有一條該刑名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勑幾三倍矣錮械係纍扶老攜幼道路相望不得至配所而死溝壑者蓋不可勝計州郡積多往往奏乞住配臣恐更歴年載遠方小郡流配益衆漸成淵藪其强猾不逞念已隔絶鄉里親戚不復更自顧藉厲階患萌亦嘗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言乞差官據慶歴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其情理蠹害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閭者須用此法諸緣茶鹽酒

麴銅礬冒禁以規財利之類約見行刑名輕重别立居
役之法合配遠惡州軍者令實役七年配三千里外者
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配隣州者三年並供當處官役不
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減遞送之勞息
流離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譬若募本城役兵頗省
衣粮之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釁兆廣
仁政之大體其於治道實繫慘舒
方平又請删定勅令劄子曰竊見天聖中删定編勅於

今累年比來鄙庸之人意慮淺近不識大體妄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邉事之後末議蜂起條令錯出舊章殽亂郡縣承用並駮奸吏因縁出入為奬導民婾溥動開爭端亂獄滋豐民用怨苦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敝其民利而巧蕩而弗静勝而無耻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愚謂宜刊定法令以明示民選命近臣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慎舉京朝官之明曉法意練習民事者五七員類聚

天聖編勅後條令其毛細苛冗者蠲除之違異重複者
考正之必事理精審條目簡便有輔於政者存為著令
夫子曰古之知法者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
末矣夫然後官知守法吏息舞文民有措其手足茲當
今之切務也
知通進銀臺司韓維上奏曰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
門下封駮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
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

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

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於此將假二

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絶其銜轡則人人知

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

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

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僶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

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輙不出使臣

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禄曠官之謗進退實

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此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維又乞議恕私罪劄子曰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己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為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禄命官本為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

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為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之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右正言傅堯俞論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欺罔事狀曰臣伏以附下罔上昔為重辟刑故無小古有通規茍涉於茲詎容緘默臣近聞大理寺斷鄭州嚴奕公事誤用格條已經裁決輙自舉覺再上殿敷奏中外聞者莫不驚

駁縁法寺一司編勑法官錯誤不許陳首頃歳張价劉
述等黜官是也臣恐此條後有衝改伏乞追守以重刑
典且使猾吏不得縁而為奸儻此法猶存則大理寺可
謂故為罔上矣豈有本司定制而不知者乎始時之誤
或有可矜乃敢公然自舉援據謬例上昧朝廷而謾陛
下此而可貸孰不能容自陛下新覽萬機百司稍知畏
懼日月未久輒肆欺誣臣恐陛下威令自玆虧損伏望
窮究重行貶降庶幾綱紀可以整齊臣屬以子喪在告

不獲即時論列

堯俞再論審刑院等處欺罔事狀曰臣近有狀奏彈審刑院大理寺官吏不合舉覺誤斷嚴奕公事援據非例再上殿數奏臣始疑一司編勑後有衝改蓋竊料陛下新總大政勵精為治臣下豈敢遽為奸罔今訪聞審刑院大理寺詳斷諸色公案其所斷法狀並須兩司詳定同具進入如經奏斷後結狀却有錯失其兩司官吏不在舉覺之限此條見今行用況張价劉述等降黜未久

耳目相接衆人共悉法官安得不知乃敢公相表裏共為欺謾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者昔裴度以五坊使追捕平人為大而謂東方用兵為小誠深識治體者也況法吏匿法以舞文罔天子乎不獨如是又欲遂廢成法以自便其高下之手苟幸無敗其漸將無所不為啓導奸源虧損威柄自此始也臣謂肅正紀綱可以破猾吏之膽在此一舉陛下儻從寛假姑務含容異時雖重為刑戮人且不懼況斷官孟開乃盧士宗親戚固足以察其

用心惟陛下留神早賜施行

韓琦進嘉祐編勅表曰臣琦等言恭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葢人情萬端法制一定夫以一定之法而制萬端之情欲輕重得宜古今無易不其難哉國家睿聖相繼承平百年立法本通務歸至當故自建隆以來迄於慶歴之初凡詔令所下綱條既繁則必建局命官一加刪定者豈欲紛更而數變哉亦慮乎執定制而失人情也今之論次所付匪輕夙夜以思懼不稱職臣

竊以律設大法不能委曲而生意國用中典至於治平而後詳上既極於哀矜下無容於壅塞凡於闕漏皆得指陳前書之載或踈後令之明寖密平亭差惑牴牾且多觸禁之民幾不知其所避舞文之吏足緣之而為奸不有刊裁詎能永久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任德本道無為恢陶唐畫象之仁隆天乙弛罟之惠永惟庶俗期底大中謂制禮以禁未然豈嘗忘教明刑而使無犯自亦知方顧兹請比之文日益煩苛之敝凡閣之盈難於徧

睹錐刀之末虞乎盡爭時合當更政其先務乃詔臣等特新編葺得盡詳度於是取慶歷編勅曁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凡四千三十一道求中而議就約以書存所便安汰其重複至於名篇而附律先例以舉凡會數勅而同一科參舊文而發新意事並出則分從其類禁當立則特為之條皆明著大防稽合前式臣等又以四海之廣獨見莫周雖當局之勤謂所思之已至及約情而用或在理以猶差必欲成本朝之善經固當合天

下之公論首祈博訪亟奉俞音果衆說之畢伸亦寸長
而備採復詳慶歷編勑每條之後必書元降宣勑年月
雖云舊體其實文煩今並改注於目録逐條之下以從
簡便又刑統所附諸勑及參詳條件凡一百三十四道
事雜前朝率多衝改審校之際典者為勞今取其見今
可行者已入逐門收載外其刑統内諸勑并參詳條件
伏請更不行用應中書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合行編
録者悉改為宣勑共删修成一千八百三十四條離為

一十二卷内有條目繁多者即分為上中下共一十八卷總例一卷目録五卷凡勅内但行約束不立刑名事理輕者析為續附令勅三卷目録一卷犯者止從違令之坐及録到慶歷四年正月一日後來赦書德音二卷總三十卷合為一部如得允當即乞特降勅命與刑統律令格式及建隆以來赦書德音天聖中先編附令勅兼行其慶歷編勅及慶歷續附令勅并嘉祐三年終以前應係海行條貫除今來已編載外各更不行用四年

正月一日後續降自為後勅施行自來榷茶之法今已
删除其通商之後所立條約自從詳定茶法所條次頒
降應未降新嘉祐編勅以前已用舊勅斷遣與奪過公
事不在援引新勅訴理之限其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
縣并在京海行及三司見行條貫自依逐處元編定及
續降勅條行用外内有係新編勅兼載與逐司舊制不
同者並依新編勅處分蓋以敦崇寛大蠲滌細微較然
使其易知欽哉本乎惟恤譬夫江河紀地狎玩者誠稀

震曜發天威明之共仰其或多方謹飭庶務持循臨文參考於治宜決事深求於法意自然訟平以息氣感而和能致太平豈獨稱於周禮終成徼幸兹奚取於鄭書臣等道鄙少思志希無害被詔徒知於竭慮訖功殊愧於淹期或許頒行仍乞以嘉祐詳定編勅為目其新編勅等共三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無任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曰右臣竊以為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

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餘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刼囚畧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

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
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
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
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
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
謀之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
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
所因之罪彼刼囚畧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

故刼畧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别為所因之罪也若以刼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既指言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勑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勑裁以

為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叙令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鬬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

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絶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奸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録將行栲棰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寛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原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為

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

舉減等而科令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於母服内與韋阿大定

婚成親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

令弓手勾到阿云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

你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減二等大理

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

寺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為

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誨論重辟數多狀曰臣聞先聖

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將以救衰亂之俗也然世輕世

重因時之弊齊其非齊殺以止殺故犯治則重犯亂則

輕斯馭威輔正之大要也降及三代稱治莫盛於漢唐

高帝約三章之始人心忻慰逮文景有刑措之風比隆

成康貞觀中斷死刑二十九人開元中五十八人得為

興隆之盛矣我朝興運一百餘年累聖繼述仁恩純被四方無事刑未至清天聖中歲計重辟數千而後有增無減漢唐之天下亦今之天下漢唐之官政亦今之官政斷獄繁簡何其遼哉臣竊以古之新一號令必示於人俾其知禁命一官守必先風教令之所理與古相反夫訓道不明則愚民陷焉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欲遷善遠罪而道亡繇也任刑之失正在於此加以賦斂日急力役日煩山澤之利籠入殆盡生齒之聚游手

過半時豈儲歲食者百無一二不幸水旱相繼流徙無定其等死則何所不至非不忌法勢使之然也矧閭井之人有不事事者悉皆循習以為常州縣熟視而不為除去奸吏養之以濟惡一有敗露抵法者皆良民平時誘脅之致職捕寇者罪爾朝廷推恩與時滌盪每歲曲赦三年大霈蒙活者雖衆自新者無幾重辟安得有少衰也觀今之用文大率生刑入於重死刑出於輕犯笞杖者在民則或黥或配在官則衝替停任皆出特旨犯

絞斬則遂成疑獄奏讞既上則例皆曲貸舞文者附會其事出入死生在於掌握使幽冤無以訴刑之不清殆為此也廷尉天下取平之地今又欲以謀殺通守惠奸長惡莫斯之甚王符曰賊良民者莫大乎數赦孔明相蜀不赦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數子者皆知識幾微通乎世務豈無好生惡殺之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於無刑矣獨唐太宗用是而治嘗詔侍臣曰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令四海安靜非常之恩也貞觀之

刑不得不簡此其明效矣臣伏望陛下至明燭理盛德
圖新總攬權綱欽恤刑典法網宜踈畧使之易避禁防
宜髙峻使之不越風俗大化屬於循吏號令謹於反覆
律文戒於揺動凡有赦恩無失有罪惟有詿誤與之原
免仁慈如是而推廣則天下之訟必清重辟之奏必簡
太平之治不難成矣狂愚所慮仰副明詔惟聖智詳擇
海隅幸甚
三年二月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

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刼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絶相逺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為從情輕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寛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縶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

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徙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
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
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
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為衆所知
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恕罰其不悛
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詔付
編敕所詳議立法
神宗時韓維議謀殺法狀曰臣等看詳王安石司馬光

所論阿云案內情節勑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因字而已以光之說則謀不得為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合從絞罪以安石之說則謀得為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所因得首合從原減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其大畧有三有量情而取當者有重禁以絶惡者有原首以開善者蓋損傷於人有慘痛輕重之差故刃傷者坐以徒他物拳手傷者坐以杖其義足以相償而止是量情而取當者也畜謀伺便致人於死非重絶之則相

仇者不禁故謀殺已傷者從絞是重禁以絕惡者也茍殺人未至於死於物尚可以償於事猶可以自還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開善者也三者雖制法各殊其於使人遠罪而遷善其義一也議者見損傷不許自首謀殺已傷從絞便謂謀殺不通原首是未盡聖人制法之意而於律文有所不達也律之正文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其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此正恐後人惑

於損傷不得自首便將謀殺已傷之類引用律文所以特發此注也然而於自首者但令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者此尤見損傷不得自首之意甚明何則所因之謀罪雖見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造律者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其自首令於損傷尚有刑可以相當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謀罪而即償以死恐不盡聖人好生之心而以開愚民改惡之路夫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此古初立法之本

意也然傷人之惡其狀萬殊有因刼殺而傷者有因謀殺而傷者古初之法旣不足以禁奸故後人酌其輕重之宜增以絞斬之坐以補前之未備因刼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向使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參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乎今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又案律家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亦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

必殺又罪人未獲則追擾逮捕酷及平民縣歲踰時公私受害若許其自首俾從寛宥則罪人斯得刑獄無留公私之害一朝而息則其為益蓋不輕矣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寛宥其可得乎茍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疏議引盜殺為例王安石所謂舉重以包輕是也蓋律以强盜傷人為斬罪而謀殺已傷為絞刑

假有羣盜於此共刼一家將至其門知有人守禦遂謀殺之而入若其不死而來首則强盜之斬罪已免所因而見原謀殺之絞罪以不得首而就死用刑如此豈不失輕重之差乎難者又以為謀殺得免所因有自絞刑而得杖罰者則為已輕是又未曉原首之意也人之惡莫大於謀反其暴横莫甚於殺人而奪財並於自首得從原減何獨於匹夫之相仇而必欲致於死也夫中下之情善惡相混糾紛反覆未始有定故小人之於罪惡

有未作而悔者有方作而悔者有已作而悔者今法家以謀殺徒三年之罪未行宂以前自首故得全原已傷者其事已行遂不許自首便從絞坐即如此何以待方作而悔者其人已死在事有不可追之理於刑有不可逭之義方作而悔者其人尚存乃令與已殺者一坐以死是豈盡用刑之次序哉蓋聖人之於不仁無已甚之嫉而於奸惡有怙終之殺今方作而悔得為怙終乎首而不原不為已甚乎夫造法者常本人之大情而不能

曲盡情之變態古人所謂律設大法是也議者乃多引
奇罪以責律文之不合若然恐雖沒世窮年而議卒不
定也且今律所不備别以後勑從事者甚衆何獨怪論
也請以謀殺一事言之案編勑節文謀殺於人若投棄
人於水中并崖險處或以諸物搤繫及填塞口鼻但意
在致人於死偶獲生免并扼捽捶打要害之處已死復
生者以上雖不見血即同已傷之法又謀殺人傷與不
傷情理凶惡而至死者並奏取裁勑茍律文自備則此

二條何為而設也荀卿有言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當至者必廢然則法必待議而後行所從來久矣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勑而奏決法以正其本議以盡其類則何謂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王安石所議便

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

剕非刖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

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盗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宫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知審刑院蘇頌奏乞今後衝改條貫並委法官詳定疏曰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遺文墜典罔不修舉固已跨越漢唐規模宏遠矣而於法令之間猶有所未盡者豈非前後論議之臣不能推原其本茍徇一時之便遂著

而為令後之有司用之小或乖戾又復更易是致朝廷憲章未得一定夫聖王之法欲其簡約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難犯然後垂之久遠為不刊之典如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統是已雖歷數百年其間勑條之更改者多矣而二書獨不廢者以其得簡明之意故也自編勑之興號為繁密而中間衝改率不過一二十年又復重定蓋文繁則易改事密則難悉只如嘉祐編勑頒行未數年而續降散勑又增於前日以此無知之民至有輕犯

於法舞文之吏得以高下其手其敝盖在乎更改不常
目臣去歲任淮南轉運使日承准三司行下當年九月
三日中書劄子為據江西轉運司及江淮發運司起請
虔吉等州新船借裝一運上京東排岸司等處不得擅
行截撥條約一道計四千七百餘字臣看詳大抵只是
約束不得截撥新船往不係指定路分則編勑已有留
納州府違之者自當嚴斷矣其添入兵梢等候合納處
米鈔回歸梢工科違制兵士嚴斷若是創立上項刑名

只當於本條下添入此一節可矣不必具載行遣使州郡煩費抄錄若欲出榜曉示則數千餘言有司看覽尚或不悉豈庸愚兵卒能盡曉邪以此言之備錄行遣徒有惑亂都無所益臣欲乞今後應有臣寮等起請刑名並委法寺及三司等處同共檢詳編勑果有未備即於門目內意相附近處添減裁定明言於某條內添減計若干字或是創立新條亦明言於某條後添入一條計若干字其衝改者即云某條自某字至某字計若干更

不行用然後奏請頒行諸路便令諸州軍於編勑內添入逐件事節說奏其先行下自降嘉祐編勑以後續降散勑亦乞委法官將逐件事節與編勑相參重行删定候了畢日依此頒行仍明言多少條件各合附在某門目中或增減或衝改别立條目共計多少事件若干字數分明别白頒降諸路使州郡用法知所適從免令法吏檢坐之際有所隱漏致出入刑名其散勑即乞更不行用所兾三尺之法無前後之差畫一之規載清静之

美實治道之所先急者也

頌又請重議加役流法䟽曰臣聞曩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寬減重辟而以此法久廢難以猝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轉徙遠方監驅促迫經涉寒暑强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之困思革其弊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髡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歲居作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

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貸者依條斷罪髡髮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仍送所居鄉貫幾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從便其無鄉貫者隣近州縣拘管幾察如前雖有兇頑之人而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復有鄉保幾察之嚴又足以戒懼也如其性實兇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投之四裔可也如

此措置不惟省遠道奔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
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
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強罄竭所見如此
非敢謂是然禮刑之論實繫朝廷事體伏望聖慈寬其
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裨山海
彭汝礪上奏曰刑罰之設或輕或重必也惟其當而已
舜命皐陶之言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先王之
意非不欲輕也臣以職事斷獄至於強盜而疑之夫白

晝蒙金革叫呼跳梁係累其老稚而奪其財者為强盗矣以饑餒故計為狗竊遇主人而或傷之者亦為强盗陰謀首惡唱其徒而先之以相賊害者其罪死宜矣蠢愚柔懦迫脅而從之或致有傷則其罪亦死以情論之則如不同以法論之則比等臣切以為過矣盖先王之用刑皆不得已也而至於殺人則尤重也可以刑可以無刑聖人曰無刑可以殺可以無殺君子曰無殺凡此皆忠厚之至也臣欲乞應先强後盗先盗後强而傷變

主者論如今律持刃先盜後强不持刃先强後盜傷變主者其首死其從者流其有不持刃先强後盜傷變主者流其從者徒情理切害者特許奏

汝礪又論刑名不當取決執政狀曰臣聞刑部大理寺近年用法多不守一而其刑名取決於執政所欲深則以重論所欲貸則以輕論然則輕重在有司不在法也臣切謂法者天下之平也而大理者法之所寓也大理知守法而已人君有不能奪也故于定國斷獄人自以

為不寃張釋之論法天下無寃民今以取決於執政則大理審刑幾無用矣以有司斟酌以有司定計如此則有司之守得上下之體定而中書總其成馬輕重之失得察而罪之使出於中書則審刑大理無所矜慮而人亦無敢言者矣而有司之守亡上下之體改吏將從而為奸大臣將緣而害正民將困而失所矣臣欲乞如事理顯白敢以疑慮為名切欲巡廳商量仰中書樞密院御史臺覺察以聞

汝礪又乞懸法示人狀曰臣爲廬州職官以職事治獄而怪鄉閭平民非有饑寒之迫仇讎之報而徇情冒法自陷於重獄訊之盖亦不知法之至於此極也臣惻然傷之以謂聖人之於民所以愛養之厚有養有教有戒其或至於用刑者皆不得已也豈欲陷民於不可見耶盖周官之法凡治象之法教象之法刑象之法皆以正月陳於象魏或以木鐸徇之以警於衆或以時月讀之以教於衆而於刑禁尤悉也小宰憲宮刑士師憲禁令

訝士諭罪刑讀誓禁布憲憲邦刑以達於四海此民之所以無憾而刑可以至於不用也後世法令一藏於有司而民未嘗知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蓋亦幾於罔民矣臣欲乞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各以時憲於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教之曰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而得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哲宗元祐元年光又乞不帖例貸配劄子曰臣勘會守

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

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光又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曰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

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勑式所申修到勑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

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論不可每事降詔劄子曰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

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

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令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顧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

七年軾知揚州論倉法猛政上奏曰臣竊謂倉法者一

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禄為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為臣子皆當為陛下重惜此

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强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勑不過歳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

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㪷不大失陷又
能全活六路綱稍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
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
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輙
議已行之政必須刦送戶部或刦令本路監司相度多
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
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
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

臣言為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為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易宏義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法令

宋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論安反側不必降詔劄子曰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

知上旨坦然明白矣至於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亦不信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

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靖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猥欲望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説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尅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揺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懐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

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拳拳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寛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掊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積其源流乃知其獘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振風俗修整紀綱茲大公盖

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
疵闊畧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
子不為御衆以寛有虞所尚為國之道務全大體
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
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
外體朕意焉
摯再論降詔疏曰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於傳
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

列令者外議藉藉又異於前大意謂陛下即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止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寮雖有罪犯無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茍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為當邪未當邪誠以

為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戶曉自啓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姦罔幸免臣所未喻也臺諫臣寮類皆疎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為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為職今若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

之官而奪其職為小人之所睥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絶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喻也臣思慮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為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

摯三論降詔疏曰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旨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

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静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紊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為則已茍有所為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已脩政事已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寛大誠大恵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

之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喻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内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恵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

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

摯又論政令疏曰臣聞之銜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慎乃出令言慎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慎終也聖人制法造令於堂與之上孰復兢慎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慎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

獘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愼雖欲愼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槩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獘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愼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為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

散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
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
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㥁之舉而反覆二三
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
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
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數之禁而
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
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

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慎之於始乎令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喻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為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為之耶始議既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為職知而不言則為廢職言而易之則為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

慮熟計慎重出令其始既慎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恵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摯又乞脩敕令疏曰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

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奸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脩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悳矜萬姓欲寛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悳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

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

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畧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右司諫王巖叟上奏曰臣累日來風聞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反側則臣不知果有果無然臣既有所聞不可不先事而言以備采擇未審此事出於聖慮邪出於左右者之謀邪出於聖慮則臣以謂陛下私憂過計耳出於左右之謀則臣以謂誤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

邪退奸亦是常事何須過以為憂反動奸人之心將謂陛下畏之必潛增凶燄陰造禍機傾搖善良窺伺新政矣可不戒哉伏惟陛下即位以来上合天心下從民欲斥遠奸邪奬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故能使四夷靖安百姓歌詠以為復見祖宗太平之盛陛下惟當日篤此心隆此道以永社稷無疆之休不宜少移初意也夫奸心抑之且不可止況於進之直言求之且不可得況於沮之長君子而消小人在陛

下一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陛下一言此國家否泰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機也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防臣恐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先論願陛下納臣愚忠收詔勿下使羣邪自靜以養朝廷之威衆正自安以重國家之勢天下幸甚

貼黄稱臣竊思降詔之後老奸宿邪則安矣而忠臣義士必不自安陛下方求天下大治以追祖宗之盛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陛下之福也願

因臣之言反復思之重此詔書之發幸甚舜去四凶當時四凶之黨不應無人尚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臣自風聞下詔寢食不復自安心料陛下畏見多言故有此指揮不知令臣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言則負恩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陛下察之無誤此舉言事官當忠於主上公於天下是為稱職忠則不肯立朋黨故言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或朋邪罔上或

意在報私或厚誣其人或以訐為直或隂懷顧忌則陛下當深察其情罷之則可也竄黜之則可也以約束一切閉其言則不可也如果有詔書即望陛下采納臣言只作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

巖叟又上奏曰臣自風聞朝廷欲降詔書安慰縉紳之心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未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豈

容易而發竊知其間敘列先朝縉紳之惡無所不有雖云臣下所為然於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詔之善意本在掩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即位以來未嘗以喜怒愛憎妄責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議大奸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寬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何有大甚之事今聞詔行疾之已甚之語如是則是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為過當反成自誣以傷國家之體此大不可二也

奸人誑惑陛下張大其事言人心反側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陛下何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之人數輩耳復見陛下姑息此曹未測將來之好惡則天下之心將疑而揺矣陛下之意雖以安罪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為哉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盖欲以惜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盛美

耳夫為國之道惟渾然深厚示以無心泯迹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議乃為清寧之本也何為自生疑心無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哉臣恐益為紛紛不能成清寧之治誤陛下初心爾願陛下拂除奸人先入之言省察愚臣繼進之説或蒙聖心曠然一賜開納臣今夕即死無所恨矣惟陛下憐其愚幸甚

侍御史林旦上奏曰臣近者風聞朝廷欲降詔書戒約

言事官不宜疾惡太甚動揺人心初聞之以謂此妄意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為信既而傳者益衆不能不以為疑竊惟陛下臨政以還虚已聽納招徠讜言四方之人孰不欣戴此實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方踰歲若遂厭言有詔戒止凡傾耳以聽企足以望者得不解體耶此必有造謀以誤陛下者臣度其意不過兩端而已一則務為姑息以掠譽於小人一則持此自獻謂能不謗於先帝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

子道長則𢡱澤日被於天下而為朝廷之福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心豈有為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也若此則虞舜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殺之而不疑今朝廷寛大明正其罪惡不過慰塞人望量其官職隆其差遣而已何損於其身何愧於天下而便致人心不安也此等小人本無愛君利民之心人疾之久矣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之此甚倒置也且先帝聰明睿知

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禄而與士大夫共之乃望其盡忠竭誠以報稱其恩寵也彼乃結黨相因公肆欺侮醜穢慘虐無所不至使上之人雖有良法美意而澤不下流陰受小民之怨望其負國罔上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執政之臣言事之官目擊耳聞不肯以告故使朝廷未正其罪今罪惡悉已暴露而朝廷終不忍深誅而顯戮之雖有貶降亦只是奉行先帝聖意譴斥不忠不良之人且示天下以前日失當之事自各有建言之人奉

行之吏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如此豈得為謗先帝乎

大凡言事之官招仇觸怨豈所欲為朝廷過奬借之猶

有畏懼觀望而不肯盡言者況又有所沮抑之則彼安

肯奮不顧身以輸忠於陛下乎臣竊恐由此遂使亮直

之人反為羣小指笑玩侮心懐畏避而不得安其位矣

若其言事彈擊不實喜怒任情朝廷摘示羣衆罷之可

也竄之可也但不當泛下一詔均沮遏之目今日朝廷

正恐奸邪乘間作過惟藉耳目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為

壅蔽以啓小人之幸則此後執政大臣欲進擬前日不忠不良罪慝顯著之人置在要近誤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之言矣此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恥過作非而重於立位止是愛惜國體恐天下之人誤認朝廷之意而起疑惑觀望之心爾利害所繫不少願

陛下謹之重之

右正言朱光庭上言曰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示天下之大信唯其合皇極之道上叅天心下順物理使四海

內外聞之欣躍鼓舞咸曰大哉王言故書載詩歌足以為世法蓋以至公至正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逮民庶稱頌陛下之悳謂歴古以來未見如此之公未見如此之明故君子有以伸其直小人不得肆其罔而又信任俊哲放去奸回朝廷清明日就太平臣前日風聞朝廷將欲降詔慰安小人臣竊以謂剛陽之氣常在於生扶持保祐惟恐其不長陰邪之氣常在於殺消除殄滅唯恐其不盡夫剛陽則君子

之道也陛下今日固進君子矣然扶持保祐願陛下加意焉陰邪小人之道也陛下今日固退小人矣然消除殄滅願陛下致力焉如此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臣竊聞將下詔書條列事目慰安姧邪之人令後更置而不問在聖度含洪則善然使姧邪之人有以增氣臣謂此詔不須頒下恐天下之人適足有以窺陛下臣愚不肖荷陛下盛㥁之遇今日有所懷不敢不竭盡於旒扆之前願陛下睿斷特賜追寢前詔更不頒行臣愚不勝拳

拳

右正言王覿上奏曰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姦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寮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進訖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刻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以為過矣夫為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為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偽萬狀宿惡舊姦初多

隱伏幸而發露著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清明陛下可以無為而治矣盖小人之宿惡舊姦發露著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欺君壞法蠹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或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

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謀賢者有所不能救以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使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孔子雖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嘗聞箝言者

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奸廢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畧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壊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奸宿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涉於罔上然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以為小人之資也伏望聖慈審繹之熟講之謹於出令無為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貼黄臣待罪諫官專以論議政事為職朝廷進賢退

不肖乃政事之大者也凡論人之賢不肖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雖譽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況彈劾哉然則今日以往奉詔之後若論及臣寮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則不犯詔禁者少矣奉詔愈謹則諫官御史愈成虛設故臣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尤不可以宣示中外也

貼黄借如臣寮或處權要今日以前嘗有罔上之罪今日以後方乃發露論罪則可録論詔則不可言居言責者守詔而不言則坐視侍從權要之地有罔上之人將為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説則不惟廢朝廷之詔令而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猶豫而不能決則遂至於天下雷同而奸凶得志矣陛下如何處之言事官每月論列動觸權貴之怒豈若不言之安但不敢輙為身謀以誤陛下而已深恐

詔令輕出之後不可追改竊聞詔書今尚未下惟
聖慈詳酌
二年刑部侍郎范百祿上奏曰臣竊以堯舜大典罪疑
惟輕至周之時刑疑則從罰罰疑則從赦漢詔獄疑者
讞有司不能決下廷尉令敕所謂刑名疑慮者蓋本乎
此書稱宥過無大周官以三刺三赦三宥之法求民情
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原情定辟冀有以生之不
得已焉然後刑殺令敕所謂情理可憫者亦出乎此祖

宗立法以此為輕重賞罰之權以此為人主好生之惪但令有司審謹罪罰必當不妄貸凶暴當誅之人則為善矣故熈寧敕云如非疑慮可憫而輙奏者免駁勘此正合於漢詔所謂有合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之意至元豐則已刪去上件與免駁勘之文中間雖曾申明然敕意終是未備至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則云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仍委三省點檢如有不當許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本部自承准著令已來每擬斷

大辟固不敢一槩用例貸配然官吏上下自非明恕不惑鮮不顧避點檢畏懼奏勘故罪案條法雖在疑慮可憫之間稍不灼然明白則往往入重不憚論殺以苟逭一時之責蕪不任看詳得其間疑慮可憫者屢以批退故從依斷以此比之已前年分大辟論殺分數為多仍訪聞比來在外諸州知有此約束亦頗承望風旨不敢奏讞死刑臣愚以為上件著令雖革得往時用例破條之弊不失有罪之人深恐行之積年將見其間罪人必

有當輕而重者不少矣甚違寧失不經之義殆非朝廷好生之悳謹具録熈寧元豐敕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條及元豐六年以後并自降去年敕條指揮後來十箇月斷僨過大辟分數繳連進呈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下有司覆詳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條貫參用熈寧元豐敕意重别删修立法庶使平國之刑協于中正天下幸甚

四年戸部侍郎蘇轍論倈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

填疏曰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侯
儞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
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
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
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皆
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儞之比
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
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

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倖倆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踈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輙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倖倆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

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閒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悳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冐鈇鉞俯伏待罪

御史中丞李常論内降乞有司執奏疏曰臣愚不佞熙寧中常預編中書條例伏見仁宗皇帝屢詔中書欲令内降三省執奏及未得便令行下如此之類指揮不一

臣方是時竊怪詔旨重複如此細詳仁宗聖意蓋為非時内降亦有不得已而出者正頼臣寮執持覆奏以拒止之也又竊見杜衍為宰相凡内降積至十數連封而面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只知杜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伏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内降恩澤幾於屏絶一以至公待天下未嘗以私恩加親黨内外臣庶之所共知而歌詠矣

近日李倬乞買白地事臣竊料陛下以白地為小事或
不得已而許之事無小大孰為得已要在有司執守法
度如杜衍之事仁宗可也臣愚以謂遇人以恩者人主
之事也守法盡公者人臣之事也人主之恩有不得已
而降旨臣下可不守法度而執奏耶買白地事曾不聞
反覆執奏而遽行之曾不根究為何地而遂不省察也
今據僧人所陳乃有墳墓及竹木園菜圃李倬妄以為
白地固當深治凡今後可不務於懲止哉伏望聖慈特

詔有司應内降並須反覆執奏或理當奉行必先取索圓備詳究可否於詔條無害於物情無妨乃得行下如此則人主之恩自全而臣下獨當執守之責矣

五年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疏曰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彫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

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法令亦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闌防傷於太

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丞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而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容則有司執文重疊閡難小或違

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

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名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奪可删者删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禀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絶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八年尚書右丞梁燾上奏曰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張審於施設無以淺事輒廢遠慮無以辯言輕動成法蓋條法頻改則人情惑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令立事必先謀於大臣使之講究雖大臣以為是亦未可也又行於百官使之合議須羣臣皆以為是議論詳熟曲盡人情而不疑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如日星之粲然可仰也書曰敬乃攸司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既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謂不善不時者不可輕舉也

紹聖三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敕牓當取信天下劄子曰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吕大防等敕牓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

辭懽呼鼓舞歌頌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悳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浹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録黃行下縁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揭牓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録下浹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

有傷國體伏望睿旨檢會前件敕牓宣示大臣自今已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悳

次升又乞罷編元祐章疏奏曰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寮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讀史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

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時以此遂定天下後世書之以為美談共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勑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

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哲宗時中書舍人范純仁論朱宿梁二不當貸命上奏曰門下省送到奏案朱宿為殺親舅梁二為殺妻父録黄二道本省元奏依法已得御寶畫可今却准門下省

批到奉聖旨送中書省取旨朱宿梁二各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沙門島收管今來本省合依聖旨取旨又緣却已有貸配逐人沙門島指揮即不是中書省進擬本省未敢行下合行覆奏及有難貸情理具畫一下項

一凡人投鼠猶或忌器豈有殺舅不顧母憂令母之兄弟可殺則父之兄弟固亦無難觀朱宿犯上之情亦必有以致母不能安室之事其舅見而迴避

必是詣其所為尚猶尋逐持杖擊其腦而殺之不惟全無渭陽之情亦異夫七子自責之意及無敬親不敢慢人之心此事雖不可以盡責愚人然朝廷亦當示好惡風教以全民之天性今乃特貸其死以示優恩甚非用中化民之道

一據律節文祖父母父母為人毆擊而子孫即毆擊之至死者並依常律然則古人立法豈不知救父母為可貸蓋不欲使民專殺而亂治也今非毆而

止搜其衣袖便敢擊折足脛而殺之乃得貸死全

與人情法意相遠在於凡人猶可況於妻父尤難

屈法門下省以謂梁二固宜處死以其能忌妻父

之愛情理灼然可憫臣以謂天下之治本於人倫

人倫之先本於夫婦伉儷敵體其合以義所以古

人刑于寡妻不敢失於臣妾妻子故得人之歡心

以事其親今使男子殺其妻之父易若雞犬則或

婦人為其父母而殺其夫及夫之父母亦皆合為

可憫

一親屬相犯於國家風教不便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典常其情各須篤厚今夫婦相殺骨肉相殘比陛下即位之初歲歲有增今數已過倍若不稍示禁約則將來此類更多何由使朝廷致比屋可封之治

一刑罰平當則下無寃人或有幽寃必傷天地之和氣古者匹夫銜寃六月降霜所以朝廷深戒官吏

明慎用刑恐有寃也今乃縱百姓專殺平人特貸
其死使死者怨憤不雪致干陰陽之和為水旱之
災延於億兆臣職居調燮不敢不盡其言凡令檢
到斷例與臣所陳情犯義理不同雖有近似者亦
是當時偶有失當難為准用若更添今來二人貸
死之例則今後如此行兇之人鮮有可正典刑者
一朝廷緩一死刑須當有所勸沮不可無名曲貸使
有罪獲免無罪銜寃今特貸此二人使天下不知

所謂是欲使今後人子皆得如此為父母而殺人耶又欲勸夫婦之間恩義當薄耶但見不卹死者之寃而寛兇惡之人耳於風教人情皆為未便緣臣今所開陳非止為正二人刑名葢有前項所繫風教利害朝廷好惡及為寃氣致災之本所以須至執奏自來朝廷命令或有舍人繳奏或門下省封駮若道理別無不當即蒙聖旨令依元降指揮其朱宿梁二欲依本省已得指揮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曰臣等伏見朝廷差安壽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為不當駮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為朝廷惜之夫安壽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勢相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茍有未當則許駮正然後由尚書省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

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或闕其一則於制勅不為完文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吕公著為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辨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駮一職遂為虛設制勅不完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漸於此臣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

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失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為
安燾者豈可受不完之制勑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
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
不廢也況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
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
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
陶又乞應赦文放欠官司不施行者許民庶實封論奏
疏曰臣竊以國家覃布赦令與民休息若雷霆之震驚

雨露之潤濯窮幽極遠皆欲使之生成茂遂而無一夫不獲之嘆然而四方萬里之廣監司郡縣或非其人不能深體朝廷德意往往廢格詔令沮止惠澤大抵上通之則下塞上與之則下奪所以民間逋負多不蠲放渙汗之令遂為虛文嗟痛之聲聞於治世頃年瀘州用兵之後民力凋耗曲赦放稅苗時中妄有奏請加意斂督近日明堂禮成天施浩蕩大蠲逋欠蒲宗閔不恤困窮公為抑遏細民既無告訴朝廷何由聞知昔唐文宗開

成肆赦放釋逋負宰相鄭覃李石恐奸吏不能奉行乞內置一本以時觀覽盖亦深防沮遏之弊向者英宗皇帝郊祀降赦欠負非侵盜者皆除放而詳定所謂須十分納及三分方以赦除錢明逸以為言英皇即詔如赦令盡除之乃知有司之吝非今日矣聖主重民固宜深察臣愚伏請特降睿㫖明詔中外應赦文放欠官司不為施行者許民庶實封聞奏所屬不得留滯庶使刻薄之吏少知警畏憔悴之民盡蒙恵養

陶又奏乞早降私使役人條法事疏曰臣竊以人之情僞無窮而國家之法令有限以有限之法令防無窮之情偽則固不能周盡及其弊從而生則必曲折委細事為之制而濟之庶幾詳密備具行之可久理勢宜如此也昔嘉祐之差役務從寛厚而條禁太畧貪吏猾胥幸農夫之在官而鋭意侵漁害端百出人甚苦之至熈寧之免役止令出錢官為雇募凡所謂侵漁於農夫者一切有禁毫釐不敢違縱然而有司斂入過重民間錢貨

遂至之絶陛下深恤元元復行差法以救其弊因時設施一出仁厚天下幸矣臣愚以謂法不相須則惠有未至既以嘉祐之制差之而不以熈寧之令禁之則雖無近年出錢之勞復有昔日應役之害今推行差法將及一年其約束條貫猶未頒下四方郡縣愚夫俗吏意謂朝廷務行寛大之政既許差役則其他細故不復檢察坐視役者已萌貪心委使將迎動涉侵擾若不早立憲度力行禁約則農民漸見受弊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

限不候諸路役帳齊足疾速裁定使役人條制先次頒行以完差役之法

右正言劉安世論命令數易疏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

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盖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説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

為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熳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

丁騭奏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疏曰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寮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奸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為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為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

十六子之說為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别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奸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揺流俗為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附之吏議置於典法以消讒邪横逆之黨天下幸甚

徽宗時中書舍人曾肇論内降指揮不可直付有司疏

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滯淹每一政令之出内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嘿臣待罪右省伏覩内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忖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

自昔謂之斜封墨勑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政事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
內外臣寮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綱紀增長僥倖以陛下
明聖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謹之
嚴行杜絶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肇為翰林學士乞下詔禁絶干求內降䟽曰臣伏見仁
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內降
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寮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
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榜

諭仍著為法皇祐二年因祀明堂肆赦甞諭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内降雖頗抑絶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時輔臣對以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别為手詔與赦書同降盖仁宗之仁如天於人之欲有不能違然一切徇情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人主致恩人臣守義上下維持交相儆戒又令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則人自不敢因緣請託故一時朝廷號

令肅清間有干請之人輒爲諫官御史所劾仁宗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終不至於優柔牽制者其術盖出於此也恭惟陛下天姿寛仁正身率下論者謂有仁宗之悳夫寛則無所不容仁則有所不忍臣愚竊慮内外之人因此有干祈陛下雖正身於上而迫於請禱無以却之執政大臣又或不能一一執奏日積一日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其爲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伏願陛下監觀仁宗所以防制左右杜絶恩倖之意特下詔書戒

飭内外之人不得干求内降如有内降旨揮非憲章所存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責諫官御史常加覺察牓諭朝堂著之於法使内外明知聖意所在如此則聖治日新朝無粃政小人安分於私室請謁不行於公家以成陛下寬仁之悳以稱陛下正身率下之意垂之萬世貽訓子孫豈惟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惟陛下裁擇

右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内降頗多

下至僧人恩澤開封府大理寺所勘公事往往旨揮釋放此言虛實雖未可必萬一果有而陛下不知則九重深遠詐傳敕命俯仰之間所繫不輕若止因左右懇求陛下寬仁不得已重違其意則干亂政刑此風不可滋長且鴻都賣爵墨敕斜封皆出漢唐季世不可不戒昔仁宗慶歷亦嘗有之宰相杜衍不肯奉行每積至數十即面繳納仁宗嘗謂侍臣曰外人秖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朕以衍不肯而拒之者過於封還也又嘗內降開

封府吏扈玉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内侍韓從禮傳教旨免工人市籍府判罷籍奏其事仁宗立命杖韓從禮詔今後内降無得輒受以此觀之所司守法自當執奏臣伏願陛下降臣劄子付三省樞密院指揮所屬去處今後内降無得輒受此亦仁宗皇帝故事如此則僥倖干求庶幾息矣

伯雨又上奏曰臣風聞内苑作工匠盜所結真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捕獲有旨

不得問經由門戶中外閒之莫不撫髀駭歎頓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為小事竊以監官之設本為監臨主守司閽之設本為機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至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不止因循迺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陛下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陛下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閽將何用也且宮禁之門法最嚴密周官小宰治宮禁之法獨有大刑在律亦宮禁之法為最重蓋聖

人立法之意防慮幾微謹備不測以嚴衛一人今陛下多愛不忍幾於姑息廢萬世之成憲棄祖宗之大法紀綱不立左右恃恩廢弛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陛下豈不為宗廟社稷自重乎臣伏願陛下罷前降指揮勅有司依法律推治干繫所貴人人盡心各知職守不至弛玩以産禍亂則宗廟之休社稷之福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二